

春秋左傳正義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宣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討國復二
十一月然後得葬楚

子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
又微事晉故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

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
陳故書戰

邲鄭地

疏

注晉上至鄭地 正義曰此一軍成陳兩軍不
成陳成陳者雖少以戰爲文案昭二十三年雞

父之戰六國成陳而楚不成陳成陳者多而以敗爲文者
六國雖衆楚爲兵主楚既未陳故以獨敗爲文與此異也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

國十二月無戊寅

疏

注蕭宋至九日

正義曰莊十二

戊寅十一月九日

疏

年宋萬弒閔公蕭叔大心者宋蕭

邑之大夫也平宋亂立桓公宋人嘉之以蕭邑封叔爲附庸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是其事也此年楚子滅蕭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入于蕭以叛則此後復爲宋邑也杜以長歷校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乃是十一月九日此不言月誤長歷云日月必有誤者案傳稱師人多寒若是十一月則今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誤也

晉

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衛背盟故大夫稱人宋

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

疏

注晉衛至

東南正義曰傳云盟曰恤病討貳陳貳於楚而宋伐之衛救陳不討貳也楚伐宋而晉衛不救不恤病也是晉衛

背盟故貶其大夫而稱人曾是小國貶與不貶俱當稱人故不言曹也明年傳稱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則宋不違盟而亦貶宋卿者彼晉衛曹並皆僞妄華椒承羣僞之言以誤其國致使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楚人討之伐陳怒楚被伐無救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者爲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晉衛不信乃在盟後非是心欲不信而妄作此盟當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不可豫知而亦非責椒者君子結交當擇善而從之所與不善必將敗德椒與不信約盟則是不信之黨雖獨守信井亦貶之成後之人使擇交也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背清丘之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

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

臨天也大宮鄭祖廟

且巷出車

吉

出車於巷示耕
見遷不得安居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

倪皆哭所以
告楚窮也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

忘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
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

入自皇門至

于逵路

塗方九
軌曰逵

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肉袒牽羊
示服為臣

僕

曰孤不天

不為天
所祐

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

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

臣妾之亦唯命也

翦刑也

若惠顧前好

楚鄭世有
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相武不泯其社稷

周厲王宣王
鄭之所自出

也鄭相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其定要
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

使改事君夷

於九縣

楚滅九國以爲
縣願得比之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

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

可許也得國無救主曰且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

平

退一舍
以禮鄭

潘廙入盟子良出質

潘廙楚大夫
子良鄭伯弟

疏

注臨哭至祖廟 正義曰宋維以客致舍謂訖請臨裏十
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故云臨哭也官即廟也象

其尊貌則謂之爲廟言其牆屋則稱之爲宮大宮宮之大者鄭祖廟者謂鄭大祖之廟也 注陴城上俾倪 正義

曰陴城上小牆俾倪者看視之名襄六年晏弱圍萊煙之

環城傳於堞注云堞女牆也又二十五年吳子門于巢巢

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二十一年盧蒲擊攻崔氏崔氏堞

其宮而守之注云堞短垣也陴堞俾倪短牆短垣女牆皆

一物也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廣雅云陴俾倪女牆也釋

名云城上垣曰陴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陴益也助城

之高也或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

也 注哀其至十日 正義曰杜以二月克之謂圍經三

月方始克之故云九十日也知非季春克之者下云六月

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定平桓子欲還是將欲至河鄭

猶未敗至河聞敗猶欲還師在國聞敗師必不發若是季

春克之不應比至六月而官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

也經傳皆言春圍鄭不知國以何月爲始圍經旬有七日

爲之退師聞其脩城乃復更進進圍三月方始克之則從

初以至於克凡經一百二十許日蓋以三月始圍至六月乃克也注周厲至滅也正義曰鄭桓公是周厲王之

子宣王母弟又宣王封之故僖二十四年及此皆厲宣並言之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二公是始封之賢君

若其存鄭則四君祐楚故廟楚要福於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滅也釋詁文注楚滅至此之正義曰楚滅諸國

見於傳者哀十七年稱文王孫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稱武王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

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見於傳僖二十八年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則楚之滅

國多矣言九縣者申息定是其二餘不知所謂蘇氏沈氏以權是小國庸先屬楚自外爲九也庸可幾乎正義

曰庸用也幾讀如翼言用可翼幸而得之乎何必滅其國夏六月晉師救鄭荀

林父將中軍

代郤

先穀佐之

彘季代

士會將

上軍

河曲之役卻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

卻克佐之

缺

之子代史駢

趙朔將下軍

代藥盾

欒書佐之

藥盾之子代趙朔

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

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

鞏朔

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

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

韓厥爲司馬

韓萬玄孫

及河聞鄭既

及楚平栢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

用之

栢子林父勦勞也

楚歸而動不後

動兵伐鄭

隨武子

白善

武子士會

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釁罪也

德刑

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

言征伐
爲有罪

不爲
有禮

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

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

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

討徵
舒

今茲入鄭民

不罷勞君無怨讟

讟
謗也

政有經矣

經常
也

荆

尸而舉

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

商農工賈不

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步曰卒
車曰乘

事不奸矣

奸
犯

也
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

宰令尹薦
敖孫叔敖

軍行

右轅左追蓐

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

轅楚陳以

前茅慮無

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

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中權後勁

中軍制謀後以

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物猶類也戒勅

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

姓選於舊

言親疏並用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

有加惠

賜老則不計勞

旅有施舍

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

君子

小人物有服章

尊卑別也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威儀有等差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

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昧昏亂經法也

子

姑整軍而經武乎

姑且也

猶有弱而昧者何

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仲虺湯左

相薛之祖奚仲之後

洵曰於鏖王師遵養時晦

洵詩頌篇名鏖

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

者昧也

者致也致討於昧

武曰

無競惟烈

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

撫弱者昧

以務烈所可也

言當務從武王之
功業撫而取之

彘子曰不可

子

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

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

夫

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

為也以中軍佐濟

佐彘子所帥
也濟渡河

知莊子曰此

師殆哉

莊子
荀首

周易有之在師

上師

坎下坤

之

臨

初六變而之臨

兌下坤上臨師

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卦初六爻辭
律法否不也

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

今彖子
命不順成

故應不
戒之凶

衆散爲弱

坎爲衆今變
爲兌兌柔弱

川壅爲澤

坎爲
川今

變爲兌兌爲
澤是川見壅

有律以如己也

如從也法行則人從
法法敗則法從人

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
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

也

竭敗也坎變
爲兌是法敗

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

水遇天塞不得
整流則竭涸也

不行之謂臨

水變爲澤乃成臨
卦澤不行之物

有

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

譬彖子之
命亦不可行

果遇必敗

遇

彖子尸之

主此
禍

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

爲明年晉人殺先穀傳

韓獻子謂栢子

獻子韓展

曰

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

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

進也

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

事之不捷惡有所

分也

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三軍皆敗

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邲

邲鄭地

沈尹將中軍

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

子重將左子反

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子反公

聞晉師旣

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

參伍奢之祖父

令尹孫叔

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

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

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

伍參

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

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愎慢也

其三帥者

專行不獲

欲專其所行而不得

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今衆不知所從

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

敖陽京縣東共有管城敖鄆二山在楚陽縣西北

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

承繼也

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

矣必許之欒武子曰

武子樂書

楚自克庸以來

在文十
六年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

討治于

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

怠

于曰
也

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做之

軍實

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

之以若敖蚡冒篔簹路藍縷以啓山林

若敖蚡
冒皆楚

之先君篔簹路柴車藍縷歛
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

不匱不可謂驕

箴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

直爲壯由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

曲楚直不可謂老

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微要也

其君之戎

分爲二廣

君之親兵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十五乘爲一廣

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右

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

官序當其夜

內官近官序次也

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師叔潘

爲楚人所崇貴

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

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

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知季曰

原屏欲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外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樂

伯善哉莊子趙胡樂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善之

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

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

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

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

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

今鄭不率

率遵也

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

辱侯人

侯人謂伺侯望敵者

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

譖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

言誤對

寡

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

遷徙也

曰無辟

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

人許之盟有日矣

有期也

楚許伯御樂伯攝

叔爲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

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族驅也摩近也

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菽

左車左也菽矢之善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

兩飾也掉正也示間暇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

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

角之

張兩角從旁夾攻之

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

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

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

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

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

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擊子孫為公族大夫

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

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麋

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

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叔鮮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

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廙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

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

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

矣

獻子郤克

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

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

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

我喪師無日矣

乘猶登也

不如備之楚之無惡

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

徹去也

彘子

不可

不肯設備

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

前

帥將也覆爲伏兵七處

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

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

言魏錡見逐而退

趙旃夜至於楚軍

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

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

布席坐示無所畏也

楚子

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

日中而說

說合也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

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

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

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下曰裳

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

輓車兵車

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

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

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

先啓行先人也

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先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

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

奪敵心

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栢子不知所

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

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

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

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

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

潘黨率游闕四十乘

游車補闕者

從唐侯以爲左

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

駒伯卻克上軍佐也

隨季

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

萃集也不

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

同奔爲分謗不戰爲

生民毀其卒而退不敗

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

王見右廣

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

終

戶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

晉

人或以廣隊不能進

廣兵

楚人甚之脫扁

甚教也局車上兵蘭

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

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之技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

奔也趙旗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大夫

與其二子乘

逢氏

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趙旆

顧曰

趙叟在後

叟老稱也

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

是授趙旗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取其尸

皆

重獲在木下

兄弟累尸而死

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

子以其族反之

自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

廚武子

御

魏子魏錡

下軍之士多從之

知莊子下軍大夫故

每射抽

矢箠納諸廚子之房

抽擢也箠好箭房箭舍

廚子怒曰

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蒲楊柳可爲箭

董澤之蒲可

勝既乎

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賦既盡也

知季曰不以人

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

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之以二者還

穀臣楚王子

及昏楚師軍於郟晉之

餘師不能軍

不能成

宵濟亦終夜有聲

言其兵衆

將不能

用丙辰楚重至於郟

重輜重也

遂次于衡雍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築軍營以車處功

而收晉尸

以爲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

戈爲武

文字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

橐弓矢

戰藏也橐韜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

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

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

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

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惟求定

其三三篇鋪布也繹

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牲求安定

其六曰綏萬邦屢

豐年

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

之次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

財者也

此武七德

故使子孫無忘其章

著之篇章使子孫不

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

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

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

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

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

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

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

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

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

疏

注彘季代林父正義曰服虔云食采於彘或嘗然也文十二年河曲之戰荀

禮所以遂與林父佐中軍史駢佐上軍欒盾將下軍自爾以來傳無其

代知先穀代林父卻克代史駢趙朔代欒盾也八年傳趙

朔佐下軍知欒書代趙朔也案傳文皆稱彘子今注云彘

季者勘譜亦以彘子彘季為一人則杜若別有所據書傳

殘缺不可得而知也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子何以知是彘

季以穀非彘季以規杜今知非者杜以子為男子之稱季

是幼少之辭季之與子是得通稱子路或為季路舉其常

稱謂之子論其字謂之季故公子友或稱季友而劉以傳

唯稱彘子無彘季而規杜非也注韓萬玄孫正義曰

韓世家云韓之先事晉得封韓原曰韓武子後三世有韓

厥世本云相叔生子萬萬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生獻

子厥史記所云武子蓋韓萬也如彼二文厥是萬之曾孫

而服虔杜預皆言取韓萬立孫不知何所據也 注釁罪

也 正義曰釁訓爲罪者釁是間隙之名今人謂瓦裂龜

裂皆爲釁既有間隙故得爲罪也 德刑至是征 正義

曰旣言觀釁而動更說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

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 聖王之制征伐者爲有罪

者耳不爲是六事不勿者行征伐也此舉六事之目下文

歷說楚不易六事以充之 君無怨讟 正義曰讟謗也

政有常則民不恨故國君無人怨無人謗擊鼓怨州吁鄭

人謗子產是有怨謗也 商農王其業 正義曰齊語云

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公曰處

士工商農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制也處士就間燕處

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彼四民謂士農工商

此數亦四無士而有賈者此武子意言舉兵動衆四者不

敗其業發兵則以士從征不容復就閒燕故不云士而分

商賈爲二行曰商坐曰賈雖同是販賣而行坐異業發兵

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惣云不敗其業也 注寧令至

大

教人正義曰周禮六卿大宰爲長遂以宰爲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爲長故從他國論之謂令尹爲宰楚國仍別有大宰之官但位任卑耳傳稱大宰伯州黎是也楚國名上卿爲令尹者釋詁云令善也釋言云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爲名皆取其正直也注在車至爲主正義曰司馬法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不共碎役所言左右者分步卒爲左右也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在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故以轅表車正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也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蓐謂卧止之草故云爲宿備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注慮無至旌識正義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其所無之事恐其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衆使知而爲之備也如今軍行謂當旌之時行軍有此法也前有斥候踰伏

者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使隕行之持以鋒
从白爲幡與軍人爲私號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
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
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其事與此見賊與幡相似也茅明
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注物猶至勅令正義曰
類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所建各有其物象其
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約勅號令而自備辨也
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
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旃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鄉
立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
旂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
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
帛而已是其尊卑所建各有物類也案春官司常職云及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旒
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旌

車建旌俱是周禮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所云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所云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備軍禮旌旗不如出軍時空辟實也是爲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之時當指治兵之法也其君至施舍正義曰內姓謂同姓也其君之舉用人也於同姓則選之於親於外姓則選之於舊於親內選賢於舊內選賢言唯賢是任不以親以舊便即用之所舉不失有德所賞不失有勞必有德乃舉有勞乃賞言不賞無勞不舉無德臣民年老有加增恩惠外來旅客有施舍常法謂羈旅之臣以其新來施以恩惠舍不勞役也注賜老則不計勞正義曰老有恩惠當謂年老有加增恩惠不論有勞與無勞也劉炫云老者當有恩惠之賜非勞役之限但恩惠則賞賜之以文連賞不失勞之下故杜云賜老則不計勞劉炫以不計勞之文而規杜氏一何煩碎注威儀有等差正義曰言貴有常尊則當云賤有常卑而云賤有等威者

威儀等差文兼貴賤既屬當尊於貴速屬等威於賤使互相發明耳 德立至敵之 正義曰功德苦其不止刑威

苦其不行政以成就爲上事以得時爲善典貴其從禮惡其逆故云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各以義理相配

爲文皆是不易之事既歷序此事乃云若之何敵之則上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注仲虺至之後 正義

曰取亂侮亡尚書仲虺之誥文也定元年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二人

皆是薛祖是仲虺爲奚仲之後 注洵詩至取之 正義曰洵詩經無洵字序云言能洵先祖之道以養天下故以

洵爲名焉鏢美釋詁文於歎辭也時是也晦昧也言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師也能遵天之道養是闇昧之君待闇昧

者惡積而後取之言遵天之道者上天誅紂之期未至武王靖以待之是其遵天之道也 注耆致至於昧 正義

曰耆耆指指致聲相近故爲致也致討於昧者言養之使昧然後可討之上句云兼弱攻昧引仲虺之言以證兼弱

引武王之事以證攻昧此不云攻昧而言耆昧者以爲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綠詩之意言致之於昧然後攻之注武詩至之業正義曰烈

業也釋詁文競彊也詩意言無彊乎唯武王之功業言克

商功業實爲彊也此引武詩承兼弱攻昧之下故杜以傳

意解之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此無彊之業此詩內武二

篇並無兼弱之事因傳上文連言之撫弱至可也正義曰上言兼弱此云撫弱言其撫養而取之未必皆攻伐

以求之也此撫弱即覆上仲虺有言兼弱也耆昧即覆上

內曰於鏖王師耆昧也以務烈所覆上武曰無競惟烈士

會言不須敵楚兼撫餘諸侯弱者致討諸侯昧者以務武

王烈業之所可也晉所至佐濟正義曰言晉之所以

得爲霸主者由軍師之武羣臣有力以有武力成此霸功

今失諸侯不可謂之爲力見敵不能從不可謂之爲武命

爲軍帥者三軍將佐皆受君命爲軍之主帥以中軍佐濟

謂一軍之內將佐分之各有帥故注云佐彘子所帥也

僖二十八年胥臣以下軍之佐與此同也 知莊子至大

咎 正義曰莊子見聶子逆命必當有禍乃論其事云此

師之行甚危殆哉周易之書而有此事師之初六變而為

臨初六爻辭云軍師之出當須以法若不善則致其凶

既引易文以人從律今者師出乃以律從人則有不臧之

凶又覆解不臧之義云執事上下相順和成則為臧若相

違逆則為不臧既釋不臧之事又釋以律之意坎為衆今

變為兌兌為柔弱是衆散為弱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

是川壅為澤坎為法象今為衆則弱為川則壅是法律破

壞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以釋易文律否臧之義否臧易

注云為師之始齊師者也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

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今有功法所不赦故

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釋否臧既了又釋凶之一字故云

且律竭言法律竭盡也川水當盈而以竭盡且又被天塞

不得整流似法當嚴整而以破壞被人違逆不得施行所

以致此或禍解釋凶義既了以盡易意然後論聶子之愚

當此初六之禍故云水之不行是謂臨矣彘子有帥不從
欲論不行之臨事誰甚於彘子周易所言是彘子之謂若
能遠辟前敵於事猶可若果敢遇敵必致禍敗也此禍敗
之事彘子主受之雖在敵免死而歸必有大咎也師坎爲
水坤爲衆衆行如水師出之象故名其卦爲師服虔云坎
爲水坤爲衆又互體震震爲雷雷鼓類又爲長子長子帥
衆鳴鼓巡水而行行師之象也臨允爲澤坤爲地居地而
俯視於澤臨下之義故名爲臨 注坎爲至柔弱 正義

曰晉語文公筮尚有晉國司空季子占之曰震雷也車也
坎水也衆也主雷與車而尚水與衆是坎爲衆也易說卦
允爲少女故爲柔弱衆聚則彊散則弱坎變爲允是衆散
爲弱也 注坎爲至見壅 正義曰說卦坎爲溝瀆溝瀆

即是川也說卦允爲澤川是流水今變爲澤是川見壅也
注如從至之象 正義曰釋詁云如往也往是相從之義
故訓爲從也法行則人從之率人以從法也法敗則法從
人人各有心棄法不用是法從人也釋言云坎律銓也樊

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
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是坎爲法象也今坎變爲兌爲衆
則散而爲弱爲川則壅而爲澤是失法之所用法敗從人之
象也 注竭敗至法敗 正義曰竭是水涸之名坎爲水
爲法水之竭似法之敗故云竭敗也坎變爲兌則爲水不
流水不流則爲法不行失爲坎之用是法敗之象 注水
遇至涸也 正義曰哀九年傳曰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水
當盈川而以壅故竭是水遇天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天
遇是壅塞之義故云遇天塞也 注主此禍 正義曰釋
言訓尸爲主故云主此禍也服虔亦云主此禍也又引易
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
子輿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濟使不
當也軍必破敗而輿尸案下句云雖免而歸則謂彘子當
在陳而死師卦有輿尸之語其言尸之或容有此意但尸
字不可兩解故杜略去之 注沈或至始縣 正義曰楚
官多名爲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

寢。吳由于因解寢為縣名不言寢是而沈非也。次于管。止義曰土地名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古管國也。

注若敖至啓土。正義曰楚世家云熊擘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卒子霄敖立霄敖卒子熊煦立是為蚡冒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案杜注文十六年傳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也以荆竹織罔謂之算門則算路亦以荆竹編車故謂算路為柴車方言云楚謂凡人貧衣破醜敝為藍縷藍縷謂敝衣也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廣有至

之兩。正義曰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婉句耳或解云兩屬於偏云偏之兩者謂偏家之兩知不然者案成七年以兩之一卒亦云之字豈又是兩家之卒且杜注云十五乘為大偏今楚亦用舊偏法此一廣之中實有此偏非是偏名為兩而出一卒別復有偏之一兩二十五人從之劉炫云兩廣之別各有一卒百人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兵法十五乘

爲偏偏有一兩從之兩是偏家之物故謂此爲偏之兩其實一廣十五乘有一百二十五人從之 注十五至承剛

正義曰下云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知十五乘爲一廣也史記稱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至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十五乘爲偏皆司馬法之文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周禮亦有此文但周禮無偏故杜并引司馬法耳此云大偏對成七年九乘爲小偏故此爲大偏也相五年二十五乘爲偏戰時臨陳所用不同不可與此相對爲大小杜注多少皆妄文也言亦用舊偏法者謂楚雖荆尸而舉仍用舊偏舊偏於穰苴前已有則應周禮有文但以亡沒者多故禮文不具 右廣至其夜 正義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代之以至於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王者爲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以我卜也 正義曰將我晉戰之勝負卜其遂來遂性猶人操著者歸

善惡而卜其去之與住也注二先至穆王正義曰莊

十六年楚始伐鄭文王之世也二十八年子元伐鄭成王

之初也僖五年首止之會鄭伯逃歸自是以後鄭始時復

從楚成王以前鄭未屬楚故出入此行唯成穆耳今之莊

王成王孫穆王子出入此行猶往來於鄭注單車至羣

帥正義曰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

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

之下云趙旃請挑戰是也挑彼晉師故言以致晉師也楚

子既求成而又令挑戰示其不欲崇和以疑誤晉之羣帥

注左車至善者正義曰兵平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御

在中央故云左車左樂伯居左故稱左也下云莊子抽矢

葢納諸廚子之房選好矢而御之知葢是矢之善者注

兩飾至間暇正義曰兩飾插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是

相傳爲然也飾馬者謂隨宜刷刮馬又正其鞅以示間暇

注麗著至心者正義曰易離卦象云離麗也日月麗乎

天百穀草木麗乎土是麗爲著之義龜之形背高而前後

下此射麋麗龜謂著其高處故杜以龜爲背之隆高當心者服虔亦然

是以歲至從者

正義

曰周禮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者謂獻之以共王之膳耳非能偏及於百官也禮冬獵曰狩言圍守而取之獲禽多也於時虞人所獻或頒及羣臣故言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以爲語之辭耳

注通魏犢子

正義曰服

虔亦以爲犢子世本以爲犢孫世本多誤未必然也使其徒入之

正義曰使已從人入軍以取俘獻也

注軌

車兵車名

正義曰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軌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甲兵從之是兵軍明矣鄭玄云廣車橫

陳之車服虔云軌車屯守之車古者難得而知其義或當

然矣

注元戎至爲備

正義曰元大也戎車也詩小雅

六月之篇言王者軍行必有大車下乘常在軍前以開道

諸軍從行所以先人爲備也詩毛傳何云夏后氏曰鉤車先

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三代行軍皆前

有此車其名司馬法之文也其先正先疾先良毛解其名

鄭玄又釋其意鉤車備設鉤聲其行曲直有正故曰先正
實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曰先疾元戎大車之善者故
曰先良也 晉師至未動 正義曰晉之三軍上軍在左
中軍在中下軍在右言晉之中軍下軍敗走在上軍之右
者皆移唯上軍未動故杜云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 告
唐惠侯 正義曰此未戰之前告經不書唐侯者爲楚私
屬故不見也 注游車補闕者 正義曰周禮車僕有闕
車之倅鄭玄云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此言游闕知游車
以擬補闕今使從唐侯是補闕也 注以乘左得勝故
正義曰相八年傳云楚人尚左君必左者謂置車尚左故
君在左此言先左謂乘廣先左耳上文只則右廣初駕日
中乃授左廣則舊法先乘右廣今楚王偶然乘左廣以還
趙旃因是而得戰勝以爲宜乘左廣自是以後乘廣先左
以乘左得勝故也 注廣兵車 正義曰襄十一年齊人
賂晉侯以廣車定四年史皇以乘廣死是兵車稱廣也此
言晉人廣隊下云拔旃投衝軍行則旃在軍前不是車皆

有旂也此蓋是晉人在軍之前載旂之車注悉教至兵
蘭正義曰脫肩拔旂皆是教人之語知悉為教也服虔
云肩橫木有木橫投於輪間一曰肩車前橫木張衡西京
賦云旗不脫肩薛綜注云肩所以止旗今杜以肩為車上
兵蘭各以意言皆無明證而體扛鼎之木其名曰肩則肩
是橫木之名教之脫肩則肩是可脫之物杜云兵蘭蓋橫
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陳瓘則橫木有礙故
不能進注還便至差輕正義曰旂肩風重故馬便旋
而不能進釋文云纒廣充幅長尋曰旒纒旒曰旂郭璞曰
帛纒旒末為燕尾者此旂能肩風使重令馬不能進則其
制必大矣故云旂大旗也城濮之役亡大旂之左旂此之
類也旂懸於竿插之車上衡是馬頸上橫木故拔取旗竿
投於衡上卧之使不帆風則於車差輕故得出坑也况是
扇風之名今人船上張布以郵風名之曰帆注兄弟累
尸而死正義曰獲者被殺之名並皆被殺唯當言皆獲
耳欲見尸相重累之皆獲故杜辨之云兄弟累尸而死累

即傳之重也。可勝既乎。正義曰：重物不可舉者謂之不勝用之不可盡者，亦言不勝史傳多有其事。今人無復此語，故少難解耳。既盡也可勝，盡乎言用之不可盡也。不以至故也。正義曰：言我不以好箭射楚貴人之子而

質之吾之子，其可得乎？吾爲此計者，不可用惡箭，苟且爲射故也。注重輜重也。正義曰：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

云：輜一名駟，前後蔽也。蔽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輦。輦重輦一物也。襄十年傳

稱秦董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輜重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故乙卯日戰，丙辰始至於郟也。周禮：鄉師大軍旅會同

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鄭玄云：輦駕馬輦人挽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

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捩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

人而輦。說者以爲夏出師不踰時，設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少而後世輦多。武王至保之。正義曰：昔武王克商

周公爲之作頌曰武王誅紂之後則戢藏其干戈則橐鞬其弓矢言旣誅暴亂則無復所用故韜藏之懿美也肆遂

也時是也夏大也允信也武王以天下旣定又能求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於是功業遂大信哉嗚我武王保之美

武王能保天下也 注戢藏至息兵 正義曰戢訓爲斂

聚斂藏之義故爲藏也橐一名韜盛弓矢之衣也干戈弓

矢藏而不復用是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也此所引

者周頌時邁之篇也詩序云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則

頌詩功成乃作此傳言武王克商作頌者武王克商後世

追爲作頌頌其克商之功非克商即作也國語引此云周

文公之頌曰則此周公所作也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

篇皆述武王之事 注肆遂至天下 正義曰肆之爲遂

相傳爲此訓也夏大釋詁文求美德謂求而任用之遂大

者功業遂大也 又作至爾功 正義曰旣作時邁又作

武篇也頌皆一章言其卒章者謂終章之句也言武王誅

紂致定爾武之大功也 其三至求定 正義曰其三周

頌賚之篇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言武王能布陳政教，接其時之民歸武王者，皆云我往惟自求安定。美武王能安民，故民歸之也。注其三至安定。正義曰：鋪是布散之義，故爲布也。繹，陳釋詁文，思是語之辭，不爲義也。其六至豐年。正義曰：其六周頌，相之篇也。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伐紂安天下，萬國數有豐孰之年，美武王能和衆國，豐民財也。注其六至之第。正義曰：綏安釋詁文，屢數常訓也。杜以其三其六與今詩頌篇次不同，故爲疑辭。蓋楚樂歌之第言楚之樂人歌，周頌者別爲次，第故賚第三相第六也。劉炫以爲其三其六者是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今刪定知非者，此傳若是舊文及傳家叙事，容可言楚子第三引鋪時。繹思第六引綏萬邦，此既引楚子之言，明知先有三六之語。故楚子引之得云其三其六。若楚子始第三引詩，第六引詩，豈得自言其三曰其六曰劉以其三其六爲楚子引詩次，第以規杜過何辟之甚。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不同。杜云什

臣未刪定此亦不同而云楚樂歌之次者襄二十九年雖少有篇次不同大略不甚乖越故云仲尼未刪定以前此之三十六全與詩次不同故云楚樂歌之第今周頌篇次稱第八賚第九也 夫武至財者也 正義曰楚子既引四

篇乃陳七德則四篇之內有此七者之義戰下戈櫜弓矢禁暴戢兵也時夏保之保大也耆定爾功定功也我徂求定安民也綏萬邦和衆也屢豐年豐財也我徂求定是能安民故往求定也綏萬國由德能和衆故萬國安也 注

著之至不忘 正義曰杜以不忘其章謂子孫不忘上四篇之詩故云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必知然者以文承武王克商作頌之後文連四篇詩義故以爲著之篇章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橫取下文京觀爲無忘其章明武功以規杜失非也 注祀先君告戰勝 正義曰禮記曾子問稱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

言必有尊也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謂遷廟之祖注也爲先君官爲此遷主作官於此祀之告成事告戰勝也禮

天傳記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奠於牧室亦是
新作室而奠祭也曾子問又曰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天
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
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注鯨鯢大魚名正義曰

裴淵廣州記云鯨鯢長百尺雄曰鯨雌曰鯢目即明月珠
也故死即不見眼睛也周處風土記云鯨鯢海中大魚也
俗說出入穴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
即為潮水

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

服僕叔魚臣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

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

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歸於怙亂者也

夫

恃亂則禍歸之

疏

是役至魚臣

正義曰入楚師言入此楚師於鄭國服虔云入楚師使楚師來入鄭

是也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半立公子魚臣爲鄭君已欲擅其寵也注詩小至歎之正義曰詩小雅四月之篇也離憂瘼病爰於皆釋詁文言時世禍亂必有憂病者於何其所適歸乎歎此禍亂不知將

何所歸也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相子

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

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乎失時

公曰得臣猶在吾愛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鬥

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

子玉得臣

公喜而後可知

也

喜見於顏色

曰莫余毒也已

是晉再克而楚再

成王至穆王

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

警言晉也

警戒也

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

父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

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

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言晉景所

疏

相子請死

正義曰檀弓云謀人之軍師

以不失霸

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卒相子

將軍師敗故請死 進思至補過 正義曰孝經有此二句孔安國云進見於君則必竭其忠貞之節以圖國事直道正辭有犯無隱退還所職思其事宜獻可替否以補主過此孔意進謂見君退謂還私職也或當以此二句據臣心為文文既據臣君在其上施之於君則稱進內省其身則稱退盡忠者盡己之心以進獻於君補過者內修己心以補君愆失故以盡忠為進補過為退耳非謂進見與退還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

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且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之拊撫慰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續續也言說以忘寒 遂傳

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還無社蕭

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

叔展曰有麥麴乎

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

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

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敵正言故謬語

河魚腹疾奈何

叔展言無禦病濕藥將病

曰

目於眚井而拯之

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來拯已出溺為拯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

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

明日

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

號哭也傳言

疏

蕭潰正義曰實未潰史以實王之意故言潰知者下云明日蕭潰是也

注

續解也 正義曰玉蔕云續爲繭縵爲袍鄭玄云續新綿也 注麥麩至謬語 正義曰麥麩鞠窮所以禦濕賈逵

有此言則相傳爲此說也尚書說命云若作酒醴爾惟麩葉則麥麩作酒之物本草有穹窮者是藥草之名勸傳文勢欲使無社逃於泥水中而問有此物以否知是禦濕所用但不知若爲用之耳 河魚至拯之 正義曰上句是叔展之言曰下是無社對語無社頻荅言無叔展乃言必須入水故以水厄告之云如似河中之魚久在水內則生腹疾無此二物其奈濕何無社乃解其意告叔展云當目視於管井而拯出之出溺爲拯方言文 若爲至則已

正義曰此亦叔展之言也無社既解其意令展視井拯已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教無社令結茅爲經置於井上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 晉原穀宋華向井則是我之己身已展叔自謂也

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

原穀先穀

曰恤病討

晉原穀宋華

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

不救不恤病也

宋爲盟故伐陳

陳貳於楚故

衛人救之孔達

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成衛

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爲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疏

注原穀先穀正義曰杜譜

以爲雜人則不知誰之子也案傳先軫或稱原軫此蓋先軫之後也傳有名號之異杜譜皆並言之先穀之下不言原穀是杜脫也上文稱爲彘子服虔以爲食菜於彘今復稱原原其上世所食也於時趙氏有原同蓋分原邑而共食之也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

冬螽

無傳爲災故書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善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

故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

救蕭在前年

君

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宋討陳之戚今宋見伐晉

衛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

疏

注宋討至以免正

義曰往年清丘之盟宋卿亦貶傳稱不實其言此年宋被楚伐而晉衛不救即是不實之狀於此發傳言唯宋可以免者意在責諸國耳嫌華椒之罪累及其國恐言宋亦有罪宜其不救但盟之不信唯椒身合貶宋國無罪言唯宋可以免見諸國皆合責也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

殲戰不得志故召狄
欲為變清一名清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

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

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

盡滅其族

為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

疏

注盡滅至來也

正義曰先穀之罪不合滅族盡滅其族為誅已甚亦是晉刑

大過是為大惡君子既嫌晉刑大過又尤先穀自招故曰惡之來也已自取之惡之來也言大惡之事來先穀之家

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

尋清丘之盟以責衛

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

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欲自殺以說晉

罪我之由我則

爲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

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

我則死之

爲明年殺孔達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書名背盟于大國罪

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

晉侯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

無傳冬公

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

而免

以殺告故免于伐

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

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

告

諸殺大夫亦皆告

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

以有平國

之功故以女妻之

使復其位

襲父祿位

疏

注以有至妻之義曰釋詰以平為成

則成亦平也男子謂妻為室故杜以為衛人以其父有平定國家之勞復以女妻之言衛侯以女妻之也劉炫以為傳文無衛侯之女為孔達之妻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謂達既被誅家當沒入官復以孔達財物家室還其子今知非者案檢傳文上孔達云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是孔達忠於衛國本實無罪所以合於諸侯祗欲虛以說晉衛人荷其功力何得沒其家資男子謂妻為室則室者對夫之言故傳云女有家男有室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得云復室其子又諸國大夫之妻傳皆不載其氏姓何得獨責孔達之妻須言衛侯之女既言

復室其子明孔達之事則衛侯之女可知劉以孔達之妻爲衛侯之女於傳無文以規杜過於義非也

夏

晉侯伐鄭爲邲故也

晉敗於邲鄭遂屬楚

告於諸侯蒐

焉而還

蒐簡閱車馬

中行栢子之謀也曰示之以

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

十二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

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

良爲有禮故召之

有讓國之禮

楚子使申舟聘

于齊曰無假道于宋

申舟無畏

亦使公子馮聘

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

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

曰鄭昭宋聾

昭明也聾闇也

晉使不害

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

犀

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

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

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

投袂也袂袖也

屨及於室

皇

室皇寢

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

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疏

注昭明也聾闇也正義曰人之聽視聰明唯

在耳目而已鄭昭言其目明則宋不明也宋聾言其耳聞則
鄭不聞也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殺
我也注室皇寢門闕正義曰下云鉤及於寢門之外
則履之所及未至於外故以室皇為寢門之闕謂至門逐
及也莊十九年齊葬於經皇注云經皇冢前闕者亦以
此而知也經傳通謂兩觀為闕唯指雉門以雉門高火為
縣舊章而使民觀之故雉門之觀特得闕名名為闕者以
其在門兩旁而中央闕然為道雖則小門亦如此耳故杜
於寢門冢門皆以闕言之此作室彼作經字異音同
未知孰是其名為室皇及市名蒲胥其義皆未聞冬

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相子與之言

魯曾樂相子告高宣子相子晏嬰父
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

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
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

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為十八年歸父奔齊

傳

疏

與之言魯樂

正義曰樂謂樂居高位也

懷於

高位必貪貪必計謀去他人既謀去他人他人亦謀去已一國之人謀去之何以不至亡也

孟獻子

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

物玉帛皮幣也

於是有庭實旅百

主人亦設豆百品實於

庭以

朝而獻功

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彼伯

於是有容貌采

章嘉淑而有加貨

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

宥幣帛也言性共則來報亦備

謀其不免也誅而為賄則無

及也

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

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

說

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疏

孟獻至公說

正義曰臣聞小國

而獻其玉帛皮幣之物於是主人亦禮待之庭前所實運豆醢醢有百品也君自親朝於牧伯之國而獻其治國之功若征伐之功於是主人敬以待之主人之身有威儀容顏車服之飾有物采文章嘉淑皆善也有善言辭善稱讚燕而送賓有加贈賄貨言實往既共則主報亦厚禮使小國如此朝聘大國者謀其不免於罪也若不往朝聘待其被誅責而始薦賄貨則無及於好事矣今楚子在宋君其圖之勸君使往聘也劉炫以為皆是賓事聘而獻物謂獻其國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有益縑纈組羽毛齒革乃得為容顏之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謂賄賂之多多獻賄賂以謀其

不免於罪也

注物玉帛皮幣也

正義曰聘禮賓執圭

以致命享用束帛加璧夫人聘用璋享用圭纁束帛加珠

其享幣又有皮馬是聘所獻物有玉帛皮幣也

注主人至荅賓 正義曰聘禮君使卿章弁服歸饗餼五牢有司

入陳鼎豆簋鉶醢醢百糗米百官黍稷稻粱皆設於中庭

是主人設邊豆百品實於庭以荅賓也劉炫謂治國有功

土饒云云炫以杜注莊二十二年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

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則朝聘陳幣亦實百品於庭非獨

主人也 注容貌至亦備 正義曰杜謂於是者皆主

人之事故以容貌為威儀容顏當謂善為威儀容顏以接

賓也采章車服文章謂主人陳設物采文章以接賓周禮

車逆之類也嘉淑皆誠為善容貌文章以外別言善善善

故以為今辭稱讚謂接賓之時善言辭善稱讚也加貨謂

好貨加增於常若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

成十三年孟獻子為介王重賄之之類故以加貨為命宥

幣帛也劉炫云案此勸君行聘唯當論聘之美深不宜言

主之禮備豈慮楚不禮而言此也君之威儀無時可舍豈待朝聘賓至乃始審威儀正顏色無賓客則驕容儀儀非報賓之物何言報禮備又獻其治國劉炫云傳稱朝以正班爵之儀率長幼之序則不名獻功成二年王禮羣伯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則侯伯克敵祇合使大夫告王征伐之功何故說朝獻物伯禮小朝大小國不合專征復有何功可獻炫謂采章加貨則聘享獻國所有玄纁璣組羽毛齒革皆充衣服旌旗之飾可以爲容觀物采文章嘉淑謂美善之物加貨言賄賂之多皆賓所獻亦庭實也於聘摠言庭實於朝指其所有詳於君略於臣也案莊二十二年傳庭實旅百則朝者庭實又成二年傳云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據此文則聘賓有庭實又庭實旅百與容貌采章相對杜何知庭實容貌之等非是賓之所必有爲主人之物又君無獻征伐之功何以知獻功於牧伯今知劉說非者僖二十二年楚子入享于鄭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又昭五年燕有好貨殄有陪鼎僖二十九年

介葛盧來朝禮之加燕好此傳云嘉淑而有加貨故知
貨庭實之等皆是主人待賓之物禮傳賓之於主無加貨
之文故杜爲此解襄八年鄭伯親獻蔡捷于邢丘是獻征
伐之功於牧伯也劉荀違杜義以爲庭實旅百及容駟采
章嘉淑加貨之等並爲賓物又以諸侯親朝無
獻征伐之功以規杜氏違經背傳於義非也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平者摠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疏

注平者至其人

正義曰平者和也言其先不平而今始平小服大弱下疆
之意昭七年齊平燕與齊平也定十年及齊平十一年
及鄭平魯與平也諸言平者皆舉國言平摠言二國和同
之意故不書其人謂不書公卿也燕暨齊平不言人此言
宋人楚人更異辭耳穀梁傳曰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
欲之也賈逵云稱人衆辭善其與衆同欲然則彼不稱人

者豈唯周君欲平而在下不欲平乎傳載盟辭則此平有盟不書盟者釋例曰宋人及楚人平實盟書平從赴辭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

歸

潞赤狄之別種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

疏

注潞赤至從告正義曰狄有赤狄

白狄就其赤白之間各自別有種類此潞是國名赤狄之內別種一國夷狄祖其雄豪者子孫則稱豪名焉種若中國之始封君也謂之赤白其義未聞蓋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傳稱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即以國名爲氏但華夏不須言夏國名不以氏配赤狄旣須言狄單國不復成文故以氏配之潞氏甲氏鼻落氏皆是也杜言氏國故稱氏雖指解此狄而中國亦然劉炫云狄稱種者周禮內宰上春生種種之種賤之同之草木故稱種林父尊卿當稱帥師今從將卑師衆之例直稱師者從告也

秦人伐晉

無王札

子殺召伯毛伯

稱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

文倒

疏

注稱殺至札字正義曰穀梁傳曰不言其兩下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若殺臣不得言

其大夫也釋例曰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

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傳稱此人爲王子捷捷札一人而札在子上故疑經文倒札字也公羊傳曰王札

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云天子之庶兄也左傳言札爲王孫蘇所使非是尊貴不得爲王之庶兄故譜以爲韓人

不知何王之子**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

無婁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本又履其餘畝復十

祀邑故曰**疏**注公田至曰初正義曰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

也多乎什一大禁小禁寡乎什一大路小路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禁鹽路無百官制度之費稅薄穀梁傳亦云古什一而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趙岐注云民耕五十畝者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云皆什一也書傳言十一者多矣故杜言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旣已十畝取一矣今又覆其餘畝更復十收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論語云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此之後遂以十二爲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此始也諸書皆言十一而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者彼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十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云十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十一耳不言畿內亦十一也孟子又曰方里爲

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漢書食貨志取彼意而爲之文云井田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庠舍諸儒多用彼爲義如彼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爲十外稅一也鄭玄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異於漢書不以志爲說也又孟子對滕文公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引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爲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爲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爲十稅一也杜令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唯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今又履其餘畝稅之更十取一耳履畝穀梁傳文也趙岐不解夏五十殷七十之意蓋古者人多田少一夫唯得五十七十畝耳五十而貢貢五畝七十而助助七畝好惡於此鄭注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

貢法邦國用

殷之助法

冬 蜃生

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

疏

注螽子至成螽

正義曰釋蟲云草螽負蟻蟻螽蟻蟻李逵云皆分別蝗子異方之語也釋蟲又云蝗蝻蝗李逵云蝗蝻一名蝗蝻子也郭璞云蝗子未有翅者割散以爲蚘蚘有翅者非也如李郭之說是蝗爲螽子也上云秋螽秋而生子於地至今其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災傳稱凡物不爲災不書此不爲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饑若使蝗早生更爲民害則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爲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公羊傳亦云蝗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饑

風雨不和

疏

注風雨至不豐

正義曰此年秋螽知不五稼不豐

不書饑而此獨書饑知年饑不單爲螽故云風雨不和五稼不豐也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年傳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

宗曰不可

伯宗晉大夫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

及馬腹

言非所擊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

彊能違天平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制宜

川澤納汗

受汗

山藪藏疾

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

瑾瑜匿瑕

匿亦藏也雖美

玉之質亦或居藏瑕穢

國君舍垢

忍垢恥

天之道也

晉侯恥不救宋

故伯宗爲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

君其待之

待楚衰

乃止使解揚如

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

反言晉不殺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

樓車車上望櫓

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

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

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

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

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

欲爲義者不行兩信

信無二命

欲行信者不受二命

君之賂臣不知

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實廢隊也又可賂乎臣

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

也寡君有信臣己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

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

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

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未

宋而去故曰奔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

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

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事

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

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

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

寧以國斃不從

城下盟

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與之盟

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

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疏

川澤至藏疾 正義曰周禮澤虞之官有大澤大藪小澤小藪爾雅十藪皆是大澤則藪是澤類鄭玄周禮注云澤

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少水之名也川澤山藪
相配爲文者川是流水澤是委水俱是水故摠云納汗言
其納汗濁也山有木藪有草毒螫之蟲在草在木故俱云
藏疾言其藏毒害也藪是澤類而杜云山之有林藪者藪
雖澤類傳文與山相連藪是草木積聚之處近山近澤皆
得稱藪上既有川澤之文下列云山藪之事此藪近山故
杜云山之有林藪也劉炫以爲澤旁之藪以規杜氏非也
注匪亦至瑕穢 正義曰瑾瑜玉之美名聘義曰瑕不揜
瑜瑜不揜瑕鄭玄云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
善惡不相揜此云匿瑕似以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
質雖美亦取藏其中不言瑜能揜蓋瑕也 子反覆與之
盟 正義曰服虔云與華元私盟許爲退師若孟任討臂
與魯莊公盟下云盟曰是兩國平後共盟而

楚人爲此辭耳非此華元子反私盟之辭也

潞子嬰兒

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

鄭舒潞相

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

曰不可鄭舒有三雋才

雋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

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

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

奪黎氏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

虐我伯

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

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

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審其政令

若之何待之不

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

滅

由用也

天反時為災

寒暑易節

地反物為妖

羣物失性

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
文盡在狄天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

父敗亦狄于曲梁辛亥滅潞

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赴

鄭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疏

注雋絕至

者三

正義曰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雋

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倍桀曰聖是雋為絕異之

稱也有三雋才知其有才藝勝人者三事耳不知三者何事也 不祀至五也 正義曰此五者從輕至重不祀雖

爲大罪廢祀未是害物故先言之耆酒則廢亂政事有害於民故次之棄賢人而侵鄰國其害已大又次之殺夫人傷君目罪之大者故後言之棄仲章而奪黎氏地是爲二事而并數爲一者俱是爲政之惡故并數之奪黎氏地已盡奪之使黎侯失位故下云立黎侯而還更復其國也

商紂由之故滅

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紂賢辯捷疾聞

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飾是非之端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武王伐滅之是由恃才雋故滅也 天反至災生 正義曰據其害物謂之災言其恠異謂之妖時由天物在地故屬災於天屬妖於地其實民有亂德感動天地天地謂之見變妖災因民而生天地共爲之耳非獨天爲災而地爲妖民謂人也感動天地皆是人君感之非庶民也昭七年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言以政取譴是其由君不由

民以民表人故釋例引此即改民爲人是其民謂人也傳
言天災地妖民亂歷序以尊卑爲次更言亂則妖災生明
妖災由民起妖災亦通言耳天雖四時氣唯寒暑故杜以
反時爲寒暑易節物則其數無窮故惣云羣物失性反其
常性即是妖也釋例曰物者雜而言之則昆蟲草木之類
也大而言之則歲時日月星辰之謂也歲者水旱饑饉也
時者寒暑風雨震電雪霜也日月者薄食夜明也星辰者
羣宇實錯失其次也山崩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
不能升也凡天反其時地反其物以害其物性皆爲妖災
是言妖災皆通天地共爲之也此傳地反物者唯言妖耳
洪範五行傳則有妖孽禍病皆祥六者之名以積漸爲義
漢書五行志說此六名云凡草木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
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禍
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類言浸深也甚則異物生謂
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六名以漸爲稱唯皆祥有外內之
異耳大旨皆是妖也 故文反正爲迂 正義曰許慎說

文序云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孳乳而生是文謂之字也制字之體文反正爲之服虔云言人反正者皆之絕之道也人反德則妖災生妖災王則國滅亡是之絕之道也

盡在狄矣正義曰言盡在狄矣則狄皆有之其反德爲亂則五罪是也天地災妖傳不指斥不知於時澤國有何

災何妖也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使王

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卒立召

襄襄召戴公之子卒立召襄正義曰卒終也謂後終立之非此時即立毛氏後亦不滅但傳不

言之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

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方稷山壬

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顆距秦而東行定狄地

立黎侯而

還

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

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

晉侯

還及雒也雒晉地

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

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

武子魏犢顆之父

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

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

結草以亢杜回

亢禦也

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

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

而女也

爾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傳舉此以示教

晉侯賞相子狄

臣千室

千室

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士伯士

曰

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

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

羊舌職說是賞也

職叔

曰

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

周書庸

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

士伯庸中行伯

言中行伯可用

君信

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

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錫賜

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率是道也其何

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

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也原叔趙

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爲**疏**注心之

正義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初稅畝非禮也穀

去之何以能久昭二十五年傳文以豐財也

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以豐財也

疏初稅至財也 正義曰藉者借也民之田穀出共公者不過取所借之田穀以豐民之財故不多稅也既

譏其稅畝言非禮乃舉正禮言穀出不過藉則知所稅畝者是藉外更稅故杜以爲十一外更十取一且以哀公之

言驗之知十二而稅自此始也

冬蝻生饑幸之也

蝻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

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疏

冬蝻生饑幸之也正義曰幸之者為幸蝻冬生不幸饑也而傳以

饑連蠖生乃云幸之者以歲饑而復有災則民彌益其困由饑之故乃以為幸故傳連饑釋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

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從告

夏成周宣

榭火

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

疏

注傳

例至歇前正義曰楚語云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知榭是講武屋也名之曰宣則其義未聞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成周周之下都此榭別在洛陽講習武事則往就之爾雅釋官云無室曰

謝云閣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爲之所
以觀望臺上有屋謂之榭則榭是臺上之屋居臺而臨觀
講武故無室而歇前歇前者無壁也如今廳是也公羊以
爲宣宮之榭謂宣王之廟也以其中與其廟不毀與左氏
異也

秋邾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鐸辰

鐸辰不書留吁之屬

三月獻狄俘

獻于王也

晉侯

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

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大傅孤卿

於是晉國之

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

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則

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

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疏**注代林至

孤卿正義曰晉之中軍之將執政之上卿也大傳又尊於上卿且加大傳以褒顯之禮命臣者皆賜之以服使服而受命傳言以黻冕者黻冕是命孤卿之服故以之命士會也論語稱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鄭立云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此云黻冕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服謂之鞞俱以韋爲之制同而色異鞞各從棠色黻則其色皆赤尊卑以深淺爲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此亦云黻

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周禮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此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天子太傅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傅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衆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久春秋時晉爲霸主侯亦置孤卿文六年有大傅陽子大師賈他則晉嘗置二孤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

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疏

凡火至曰災正義曰人火從

人而起人失火而爲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爲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爲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秋鄭伯姬來歸出

也爲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

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

奔晉晉人復之

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

冬晉侯使士會

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

原襄公周大夫相佐也

穀烝

烝升也升穀於俎

武子私問其故

享當體薦而穀烝故恠問之武

士會諡季其字

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

享有體薦

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

宴有折俎

體解節折升之

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

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

公謂

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瀆

言傳

典禮之廢久

疏

注烝升也升穀於俎正義曰禮升穀於俎皆謂之烝故烝為升也鄭立詩箋云凡非穀

而食之曰穀則穀是可食之名切肉為穀乃升於俎故謂之穀烝注享當至其字正義曰若公侯來朝王為設

享則當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武子謂已被王享亦當房烝今乃殺烝故悖而問之 注享則至共儉 正

義曰王爲公侯設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爲不食故不解折所以示共儉也示共儉與下示慈惠成十二年傳文

注體解至惠也 正義曰王爲公侯設宴禮體解節折升

之於俎即殺烝是也其物解折使皆可食共食噉之所以

示慈惠也其實飲殺烝其數無文若祭祀體解案特牲饋

食禮有九體則有一臂二肱三肫四膈五正脊六橫脊七

長脅八短脅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胛脊

代脅其諸侯天子無文或同十一 注公謂諸侯 正義

曰五等諸侯總名爲公故云公謂諸侯言諸侯親來則爲

之設享又設燕也享用體薦燕用折俎若使卿來雖爲設

享仍用公之燕法亦用折俎是王室待賓之禮也周語說

此甚詳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殺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

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爾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

平有折俎以示容令好將安用全烝注國語者皆云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則有全其牲體而升於俎謂之全烝王公立飫即享禮也禮之立成者名爲飫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烝傳言體薦即房烝也親戚宴享則宴享禮同皆體解節折乃升於俎謂之殺烝此傳略而爲文猶是彼意故注皆取彼解之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無傳再與

疏

注再與文同盟 正義曰錫我以文六年即位七年盟于扈十四年于新城魯許俱

文同盟

在是再

同盟也

丁未蔡侯申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二月四日

夏葬

許昭公

無傳

葬蔡文公

無傳

六月癸卯日有食

之

無傳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
晉地

秋公至自會

無傳

冬十

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傳例曰
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

徵召也欲

為斷
道會

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

笑於房

跛而登階
故笑之

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

此報無能涉河

不復渡
河而東

獻子先歸使樂京

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

樂京廬得

克之介使得齊
之罪乃復命

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

其私屬又弗許

私屬家采也為成二年戰于鞏傳

齊侯使高固

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晏弱相子

及斂孟高固逃

歸

聞卻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

卷楚即斷道

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

于原執南郭偃于温

執三子不書非卿野王縣今屬河內

苗賁皇

使見晏相子

賁皇楚聞叔之子楚滅關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

之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

事吾先君皆如不逮

言汲汲也

舉言羣臣不信

諸侯皆有貳志

舉亦皆也

齊君恐不得禮

不見禮待

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沮止也

曰君

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

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

來吾若善逆彼

彼齊三人

以懷來者吾又執之

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

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

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

之晉人緩之逸

緩不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備禮諸侯所以貳

疏

注跋而登階正義曰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跋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之是以知郤克跋也穀梁傳定本作郤克眇衛孫良夫跋以信齊沮

正義曰使沮者之言信也而又至有焉正義曰晏相

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父執之以成其悔恨言本恨齊今又恨晉齊侯

見晉如此將有背晉之心齊若叛晉何利之有言此者勸晉侯免之耳 秋八月晉師還

范武子將老

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爲范武子

召文子曰

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

文子士會之子變其名

易

者實多

易遷怒也

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社亂庶端已

詩小雅也端速也
沮止也社福也

君子之喜

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

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

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

豸解也欲使郤
子從政快志以

止爾從二三子唯敬

二三子晉
諸大夫

乃請老郤獻

子爲政

疏

注豸解也
義曰方言文

冬公弟叔肸卒公

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

曰弟

以兄
爲尊

凡稱弟皆母弟也

此策書之通例也
庶弟不得稱公弟

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

疏

凡大至弟也

正義曰此例再言凡者前凡明稱母弟之人適子及妾子之等後凡明策書稱

第者皆母弟之義公之母弟見經者鄭段魯公子友衛叔武實母弟而不稱弟陳公子招昭元年稱公子八年稱弟釋例曰母弟之寵異於衆弟蓋緣自然之情以養母氏之志公在雖俱稱公子其兄爲君則特稱弟殊而異之親而睦之旣以隆友于之恩亦以獎爲人弟之敬成相親之益也通庶子爲君故不言夫人之子而曰母弟母弟之見於經者二十而傳之所發六條而已凡稱弟皆母弟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故傳之所發隨而釋之諸稱弟者不言皆必稱弟也秦伯之弟鍼適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此公子亦國之常言得兩通之證也仲尼因母弟之例據例以與燕鄭伯懷害弟之心天王縱羣臣以殺其弟夫子探書其志故顯稱二兄以首惡佞

夫稱弟不開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兄而害弟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也推此以觀其餘秦伯之弟鍼陳侯之弟黃衛侯之弟鱣出奔皆是兄害其弟者也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傳曰罪秦伯歸罪秦伯則鍼罪輕也陳侯不能制禦臣下使逐其弟傳言非罪非黃之罪則罪在陳侯此互舉之文也至於陳招殺兄之子宋辰率羣卿以背宗國拔大邑以成叛逆然不推刃於其兄故以首惡稱弟稱名從兩下相殺也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云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也若夫朝聘盟會嘉好之事此乃兄弟之篤睦非義例之所興故仍舊史之策或稱弟或稱公子踐土之盟叔武不稱弟此其義也言挈非卿非卿則不應書今嘉獲故特書特書猶不稱弟明諸書弟者皆知也先儒說母弟善惡褒貶既多相錯涉又云稱弟皆謂公子不爲大夫者得以君爲尊案傳言挈非卿乃法所不書書而不言弟非得以君

爲尊也。凡聘享嘉好之事，於是使卿。故夷仲年之聘，皆以卿稱。第而行此例，所謂凡稱第，皆母弟。左傳明文，而自違之。穎氏又曰：臣無竟外之，父故去弟以貶季友子。招樂夏故去弟以懲過鄭段。去弟唯以名通，故謂之取。今此二人皆稱公子，公子者名號之美稱，又非賤所也。劉炫云：再言凡者，前凡據適妻子爲文後，凡據妻子爲君母弟，不得稱弟，故更言凡也。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

杞。無傳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例

曰：自外曰戕。邾大夫就郕殺郕子。疏注傳例至郕子。正義曰：杜以會盟之例，卿則書名，氏大夫則稱人。

此稱邾人，故云邾大夫耳。賈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

赴以名吳楚之葬僭而不與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僞

疏

注未同至之僞正義曰諸侯之葬

葬

魯不會則不書知吳楚之葬爲僭不書者襄二十九年傳稱葬楚康王公親送葬經亦不書故知其不爲魯不會也禮坊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鄭玄云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公羊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辟其號者五等諸侯死則稱爵書卒及葬則從彼臣子之辭皆稱爲公若書楚葬亦宜從彼所稱當云葬楚莊王以此僭而不與不得稱王故遂絕之而不書其葬同之蠻夷言其不足紀錄以懲刻自求名號之僞同公孫歸父之蠻夷者蠻夷卒亦不書言其不書似之也

如晉日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

晉至笙遂奔齊

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

非常所及今特書略之
筮魯竟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

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緇以公子彊爲質于

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

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而乞

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

曰弑自外曰戕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

之漸戕者卒暴之名疏注弑戕至之名正義曰弑者試也言臣下伺候間隙試犯其君戕者殘也言外人

卒暴而來殘賊殺害也弑戕皆是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耳釋例曰列國之君而受害於臣子其所由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故改殺爲弑戕者卒暴之名有國之君當重門設險而輕近暴客變起倉卒亦因事而見戒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世之惡逆君子難言故春秋諸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爲文也春秋弑君多矣其戕唯此一事自弑其君足明無道臣罪之例戕者外人所殺爲無防被害皆是君自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惡不加外國不得從弑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滅此謂在國見殺耳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

既而用晉師

成二年戰于鞏是

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

公也有寵

歸父襄仲子

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三時

桓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

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

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

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

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

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

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爲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爲子去之

遂逐東

門氏

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及笙

子家歸父

壇帷復

命於介

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既復命袒括髮

以麻

約髮 即位哭三踊而出

依在國喪禮設
哭位公薨故

遂奔齊

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疏

復命於介
正義曰聘禮復命

之禮云公南鄉使者執圭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官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若聘君薨于後歸執圭復命于殯升自西階不升堂子即位不哭辨復命如聘子臣皆哭與介入北鄉哭出袒括髮入門右即位踊是君之存亡皆有復命之法今身將出奔不得親自復命故立介於位介當南面歸父於介前北面執圭復命既復命之後北面哭乃退括髮訖前即位北面哭三踊而出以復命之語語介使知令介以此言告於殯也

春秋正義卷第十七

修成郎新差充婺州州學教授趙
君棟點勘